

余楠秋著

德意志
意大利
統一
小史

上海東南書店印行

194

7

余楠秋著

德意志
意大利
統一
小史

上海東南書店印行

民國十八年十二月付印
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出版
一——一〇〇〇本

德意志
意大利
統一小史

每冊實價一角二分

著者 余楠秋

發行者 東南書店

印刷者 東南書店

上海赫德路九十號

批發處 東南書店批發所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坊

版權
不許
翻印
所有

德意志統一小史

當吾國鴉片戰爭之際，歐洲大陸有兩大強國尙未成立；而其人
民，則方在研求令其國家主義及民主主義之實現。德意志蓋其一焉。
歐洲大勢，自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後，奧國之勢最盛。其首相梅特
涅以極端專制之政策，號召全歐，執西方之牛耳；普魯士雖以地大位
殊，領袖全德，亦不免受其支配。但普之政治家斯丹及哈登白久懷勵
精圖治之心；既以拿破崙征服祖國爲恥，復以奧勢影響全德爲辱。遂
日夜臥薪嘗膽，思所以強普之策，於是廢農僕舊制，改良法律，重訂
中央地方權限，實行全國徵兵制度，卒之拿敗普興。奧在德之潛勢力，

亦因之而漸弱。歐洲列強，遂不敢小瞰普魯士焉。

德國諸邦之同盟

在拿破崙征服全德之時，德國諸邦，實曾統

一；但在維也納會議，歐之政治家，並未提及重行改造。於是有德國諸邦佛蘭克法城之同盟。惟此之所謂同盟，實不啻蛛網之結合；蓋內部之組織，毫無真權實力之可言。既少執行長官，又缺司法團體。其中僅一立法機關，而其代表亦不過爲各國之使臣；凡事須經其皇子許可，方能有效。主席爲奧，故奧之勢力盛。而其最爲該會之阻力者，卽凡事須得全體同意，始克通過。故其成績毫無，徒耗經費；歐洲各國，言之者莫不嗤之以鼻。然其使德人常存統一之觀念，促進國家主義之實現，則又史家所公認爲有特殊之價值也。諸邦之政體，皆爲君

主專制；大者如普魯士，巴哇利亞，小者如瓦對克，利浦，或王，或公，或侯，俱視其大小爲定。南方諸邦，雖間有用君主立憲者，然其議會之權，等於零耳！因是之故，此同盟之團體，實爲各公使之外交練習場。惜其精神，耗於同族；雖有勝利，豈得謂之榮幸？惟在會中，最足使人注意者，即普與奧互爭勢力事。普之民族，除東部之波蘭人已被征服外，其餘全爲德人；而其朝政之精勵，軍隊之訓練，普皇之忠誠愛國，及其擊破法軍之已往事實，均足爲全德諸邦所推尊。所缺者不過其皇室未改變其普魯士政策爲德意志政策而已！若夫奧之立國，則實皇位之操縱有以使然。蓋所征服之民族，受其管轄者，不知凡幾；全無顧及德國利害之心。故奧雖以多年資格。欲長德之諸邦，

其不能出與普敵也明甚。

新德國之出現

自維也納會議後以至一八四八年，德意志之國運，受世界兩大潮流之影響至劇，一即民主主義，所謂諸邦必由專制政體改爲民主政體是也；一則國家主義，即諸邦須聯合成爲一個整體的國家是也。有時兩主義同時並進；有時則又背道而馳。然無論趨向如何，德之政治生命，則因是日形活潑。惟斯兩主義者，適爲皇權之仇敵。蓋當時之所謂德意志者，實爲無數君主專制之小國。德國果爾統一，則諸小皇族，勢必盡歸淘汰；德國果成民主，則諸小皇族，更無權力之可言。但君主專制之權愈大，法國革命思潮之潛勢力，影響於德國民族之心理者亦愈深。由是而「新德國」出現矣！「新德國」者，

乃德國智識界中之少年所組織而成者也。其標語爲「尊榮，自由，祖國」。其目的爲喚醒德國全民族，使知祖國之無團結力，致受外邦之欺侮；於是得以激起其愛國熱誠，兩主義因能同時實現也。爲其首者，乃堅那大學之兩著名教授翁及安翁迪是也。有此名校爲之倡，於是各地各城，聞風而起者，至十餘處之多；均以堅那總其成。一八一七年十月十八日，各校學生開一空前偉大之愛國運動於瓦迪伯莊。演說者均極劇烈。最後全體立誓，以激發民衆，統一祖國爲目的。所有反動書籍，均一一舉而投之於火。是會成立之後，不久即有擁護專制主義之某著名新聞家被刺。於是諸邦皇子，大起恐慌；以爲革命即在目前。羣謀所以對付之策。一八一九年，梅特涅召集諸邦，議定加斯薄

諭旨：復經「聯邦同盟」會議通過。宣告全德，大捕學生，解散「新德國」團體；學校當局，須受檢查；課堂之內，滿佈偵探；教授言辭，有涉及政府者，即予以逮捕。約翁入獄，安翁迪免職。於是此轟轟烈烈之「新德國」運動，遂冰消瓦解，寂然無聞矣！

梅特涅傾覆時之德國

普魯士自一八四〇年忽雷得利威廉第四

即位後，國家忽呈一種新氣象。蓋忽性情活潑，善於辭令，極力提倡改進主義，赦約翁，復安翁迪職；人民歡欣，羣以爲民主主義，得有轉機。孰意竟有大謬不然者。以忽生長於一專擅之皇室，欲其改去專制政體而推尊民權，則爲一絕對不可能之事。故其初政，雖尙寬善；而於民權，則仍極端壓迫也。未幾，一八四八年之革命空氣，佈滿全

歐；各大皇室，均經動搖，民權復興，專制瓦解。奧之梅特涅，隨之傾覆。普遂同受其影響焉。佛蘭克法聯盟團體立即宣告加斯薄諭旨無效；並懸革命軍之旗幟，以表示與民合作。在普王宮殿之前，民衆忽爾聚集，要求成立憲法；否則革命或將實現。於是普王不得不出立於露台之上，承認召集國會，制定憲法；但同時王之衛隊，忽然閉鎗，民衆應聲而倒者數人。由是激成衆怒，大街中滿塞障礙物，政府軍隊與人民爭鬥；數日後仍由普王令其衛隊駐近郊，以示讓步。人民遂將此次街戰而被犧牲者之屍，置於宮庭；王亦不得不去帽致敬，並立即宣言，召集國會於柏林，討論憲法，廢除貴族制度，提高人民選舉權，言論，結社，宗教，絕對自由；所謂民權問題，似又快近解決矣。乃

不旋踵，普王之軍隊，開向柏林；四鄉農民，復表示忠心於王室。於是革命份子，紛紛逃竄；首領則或囚或戮，議會解散，議決案取消；一場風波，又復平靜如前矣。

民衆統一運動之失敗

當柏林民權運動之時，正佛蘭克法聯盟會商議統一全德之日。蓋素抱國家主義觀念之領袖，欲利用此千載一時之機會，而見其祖國之成立。於是史學家如達們洛生等，詩家如安翁迪輩，俱齊集佛蘭克法城，謀如何而後可以造成一穩固可靠之新德國。其意固善；惜乎此中領袖人物，均爲思想家而非實行家。徒以寶貴之光陰，虛擲於無意識之辯論之中。致使代表多人，先期離會；最後討論結果，定德爲君主立憲政體，而以皇位歸普。因選出代表赴普，

徵求普王同意。惟普王素倡專制，深惡憲法；故代表抵普，頗受冷眼。王因正式宣言，不敢受位。於是佛蘭克法會議之結果，全歸烏有矣。德之熱心祖國者，因是不禁大失所望。世人多謂佛蘭克法會議之失敗，實以缺乏膽識兼全之人才，不敢因時借民權擴張之氣，從而統一，如法國革命之第一次國會召集之時然；卒之普王反對，各邦附從，議案終歸泡影；愛國之士，不得不另覓途徑以統一祖國，可嘆也夫！

普王統一之失敗 一八五〇年普王曾以統一之謀，建議於諸邦。諸邦王子，亦多贊成。惟奧以爲德若統一，則奧在德之勢必衰；故出而反對。並令普王在歐茂茲城發出宣言，否認統一之舉。此「歐茂茲之恥」爲普王所最難忘者；他日普奧戰爭，殆以此爲最深之仇云。

俾斯馬克之政策

自十九世紀初葉以至一八六〇年，其間經五十餘年之久，統一德國運動，隨起隨仆者凡三數次。「新德國」既失敗，佛蘭克法會議，又無結果，而普王之謀，復受制於奧。愛國之士，莫不望一英雄豪傑，領袖全德，以成其渴想之祖國。著名史學家如達們特賈舒奇輩，均著有長篇之德史，敘述德意志過去之光榮歷史；並認普爲先進之邦，將來統一之希望，非彼莫屬。果至一八六一年，普新王威廉第一卽位，大勢卽呈變象矣。威廉第一爲人靜默寡言，尊重實際；對於民衆，仁愛爲懷。卽位時，年已六十有四。自秉政後，極主改良軍制，實行軍國民教育；從前富豪之家，可以免去服役當兵者，至是一概不得逃免；而服務之期，則更加長。王令洛翁爲陸軍部長，

毛奇爲大將，專司其事，於是不數年間，普之常備軍，由十三萬增至十九萬，戰鬥力由廿一萬，增至四十五萬，且經嚴密之訓練。精修兵械，設防邊陲，所謂全國皆兵之計畫，遂已完全實現矣。

當是時也，議會中之進步黨，原極反對此舉。惟增加軍費之議案提出時，適以一種誤會，暫予通過。普王比即擴充兵額，增添軍實。至一八六二年，新議會召集後，進步黨大佔勢力。增加軍費案重行提出時，議會隨議決已招之兵，即予解散；已定軍官，當令退職。威廉聞知，至爲震怒。欲解散議會，則又不欲食前此即位時宣誓之言；若不解散，則已實不甘於議會之箝制。於是擬草退位之書以謝國人。當此千鈞一髮之時，俾斯馬克一躍而入政治舞台矣。蓋威廉處於無可設

法之地位，忽憶及俾之爲人；遂召見而拜相。從此歐洲政治之中心，將視斯人爲轉移。

俾生於一八一五年，家爲不蘭登白望族；幼受嚴密訓練，長入格廷根大學；愛讀哲學，歷史，文學，頗有心得。但生性好動，不甘居人下；其在故鄉，凡事皆爲領袖。居柏林時，善於交友；故門庭客常滿，言及政治，輒贊美君主專制，爲唯一政體。一八四七年，以被選議員，入聯邦會議。每逢開會演說時，常痛詆立憲政體之不良。謂憲法不過一草紙耳！君主與國政之間，決不容有此無用之物；在英或以地位關係，得用此制；在普則歷史上，思想上，斷難容此也。俾身高六尺，碧眼金髮，聲尖而面粗。演說時姿勢容貌，易惹人怒，故其反對立憲

之辭，在會議中，常使全場闕然；秩序幾乎難守。但彼心有成竹，不畏艱鉅。雖經全體之反對，而仍鎮靜異常，若毫無其事者然。以是敵黨不復再事攻擊。其臨陣不亂之狀，有如是者。無怪乎歐洲之政治外交，全在其掌握中也。但俾之初衷，絕無統一全德之心。其對於國家主義之思想，殆與其對於民權問題之觀念相同。唯於奧之專制政體，則極端贊成；歐茂茲之宣言，渠心實喜之。蓋彼時之俾斯馬克，其心中只知有普而不知有他也。一八五一年，威廉遣俾代表普魯士至佛蘭克法會議：進步黨人聞之，深致不滿。但在此會中，俾聞會員之雄辯，漸知奧之陰謀，及普在聯邦中之地位。於是由個人主義，改而爲國家主義矣。匪獨此也，俾且見將來普奧，非相見於戰場，決不能解決德

之問題。因是對於奧之代表，其所發出之言論，譏諷笑罵而兼有之。俾對奧之不滿，從此漸入深境矣。一八五七年，普王令使俄。俾在此任中，極得他邦之好感；蓋俾以爲將來普若統一全德，非聯俄不足以爲助；若欲破法在歐之潛勢力，亦非聯此近鄰不可。故其與俄政府之接洽也，極外交之能事，而得其信仰之心；他日德俄默契，變改全歐之情形，實基於此。一八六二年，俾又使法。在此期中，渠之所得，較之使俄時，有過之，無不及。蓋俾致拿破崙第三會議之時，能以頭腦清醒之眼光，窺見其隱。知拿不過一好大喜功之流，絕無深謀遠慮之才。其與談也，俾常現出極誠懇之態度；有時竟似愚蠢。致拿以爲是人易與，頗笑普之無才，而不知己之已入他人彀中也。俾自得此多